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卅一.

這些原來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惶惑之一，現在想通了，總算不虛此行。我回到小房間中閉目深思，乘機把最近的心得整理一下。當今這個時代，太多荒謬難解的現象，令人無所適從。過去的時代裡，人類還知道謙遜，從事真理的追尋，相互切磋。現在物質文明發達了，知識爆炸，人不是自以為是，就是受到物質的麻痺。人早忘了自己不過是灘血肉的過客，忘情地爭名奪利，拼命享受。以致各種問題層出不窮，難怪艾洛伊莎希望我堅持到底了。

我認為問題的關鍵，在於人的生命短暫，還未能瞭解生存與生命的意義，大限已經來臨。以致於人人只顧自己，只要生存無虞，多餘的閒暇，過剩的精力，就成為生活上新的問題。人與其他生命體的不同，是有了一個能認知時間效應的大腦，藉此，人類社會在數十萬年的發展中，建立了一套解決生活問題的法則。

但自從工業革命以後，物質文明否定了傳統的法則。在短短數百年間，種觀念不斷的推陳出新，性就是其中之一。新時代推翻了傳統，當然有更多的理由，任由性的放縱與泛濫。性本來是人類文化中包裹得最完善的一種神秘力量，一旦將其神秘的包裝剝去，人即撤除了最後一道防線，除了原始的獸性，人生還剩下什麼？

人的慾望來自刺激的誘惑，刺激的強度則建立在新奇上。即使性是最直接的娛樂，如果到了唾手可得的程度下，其新奇性必蕩然無存。為了追求一波接一波越來越高的震撼，性的行為變成了探險的園地，由雜交、亂交以至於獸交，以後呢？（作者寫作本書之時，愛滋病尚未出現。）

不知過了多久，凱洛琳走進來，她說了聲：「嗨！」便在我對面的牆角坐了下來。

靜默了片刻，我覺得應該對她保持自然的態度，便問道：「他們鬧完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妳不是在娛樂室裡？」

「我在大麻裡。」

她既不想談，我便換了個話題：「里約有大麻煙嗎？」

她笑著反問我：「哪裡沒有？」

「中國就沒有。」

她不說話了，沉默了一會，我又問：「妳有吸食大麻的必要嗎？」

她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必要當然沒有。」

「妳能不能不抽呢？」

「可以，但是為什麼？」

「為什麼？妳又為什麼要抽呢？」

「如果你知道LSD的效果，就不會覺得大麻有什麼了不起了。」

「那麼，妳是用大麻代替LSD？」

「不！」她懶散的笑笑，仍耐著性子向我解說：「你知道，在美國，大學生裡難得有幾個有沒服用過的。我第一次服食，是在中學畢業考前。我讀得太累了，一個同學給了我一顆，我沒拒絕。你可知道結果如何？」

「妳上癮了？」我說。

「算了吧！」她涎著臉，像個小姑娘：「別裝得像個老爸爸，這樣我無法開口。」

「那麼，妳超脫了。」

「不！服食後，我注意力特別集中。整整一個晚上，把所有的功課都複習過了。」

以我的經驗，這不是不可能。但除了要有非凡的毅力外，體力消耗一定不小。

「以後我又用了幾次，有次是在舞會中，我覺得一切都新奇有趣，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裡。」她繼續說。

「它與大麻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，這是純感覺的天地，如同你想用語言描述蘋果和梨子的不同一樣困難。在強度和時效上迷幻藥比大麻厲害多了，有的可持續四十個小時。像大麻，哼！三個小時就沒事了。只是服迷幻藥醒來以後，會對現實感到厭惡。」

「因此妳繼續服食，希望永遠生活在天堂？」

「剛剛相反，正因如此我不敢常常服用。不過，你說得不錯，我幾乎進了天堂。有一次，我覺得天上開了一扇門。啊！你想想，要是能永遠在天上。唉！我簡直不知要如何形容，才能表達那種愉悅。」

「所以妳目前是用大麻取代LSD？」我再次問道。

「不，我承認我們吸食藥物是在逃避現實，缺點及後果我也非常清楚。由於很容易逃避，就更難與現實妥協。但是在這裡吸大麻，卻是因為無聊，如果不吸大麻，我還能做什麼事呢？」

「為什麼不思考呢？學習呢？追求些什麼，不論值不值得。」

「思考什麼？神？享受？算了！我什麼都不相信！」

「都像妳這樣，人生還有什麼希望？」

她聳聳肩，沒有回答。

「妳愛過誰嗎？」我又問。

「那要看你對愛的定義。」

「對我而言，愛是一種無條件奉獻自己的情操。」

她認真地考慮著，過了許久，才說：「只有一次，或許可以說是吧！一年前，偶然遇到一個男孩子。我們服了LSD，一整天只有我們倆個人在一起。那天，我幸福極了，什麼都沒有想。分手後，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。」

「這不算是愛。」我覺得好笑。

「為什麼呢？我愛他，我們之間毫無條件。」

「只是一天？沒有經過考驗？」

「可是在長期的在一起，就絕不可能是無條件的了。」

她說得有理，我的定義下得太草率了。

我們天南地北的聊著，我發覺她讀的書比我多，也因此難免侷限在別人的觀念中，擺脫不了既有的窠臼。

門外一陣騷動，是東尼和格格嬉笑著陪兩位女士下樓去了。時間已過午夜，我們室中的蠟燭早已油乾火盡。我一再探索她心底的那塊禁地，我認為唯有進入那裡，才能真正幫助她，才能溝通我們之間意識型態的不同。

「像妳這樣的女孩，應該有個進取的人生。」

「呵！呵！呵！」她竟嗤之以鼻。

「妳到底在逃避什麼？」

「你怎麼老喜歡管人家的閒事？」她有點不快。

「在我們的觀念中，每個人都沒有獨立的際遇，一切都是互為因果的。」

「這兒是巴西，你要學的是互相尊重。」

「或許妳有不同的尊重方法，我尊重妳，是希望妳幸福。」

「好的，我接受，我也希望你幸福。」

「我已經幸福了。」我平靜地說。

「啊？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

「來這裡以後，妳知道，我是為了妳而來的。」

「啊！原來你在替我揹十字架？」

「不！我希望報恩，因為我因此而解脫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如果我想要騙妳，可以編造出更好聽的話來。」

她沉思了很久，突然站起來說：「謝謝你，你幫我下了決心早日離開此地！」

我大驚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方才不是勸我，應該有個進取的人生嗎？」